

留住时光

■叶红



秀春图

父母故去之后,每次回到老屋,我内心总是百感交集。老屋已显出岁月难掩的沧桑,每个缝隙似乎都藏着曲终人散后的孤寂与凄凉。黑白照片里,有父母和年轻时我们的合影,匆匆那年,合欢树下,栀子花开,满满的,都是经年泛黄的温馨记忆。生命中曾经拥有的,都会执着显露出来,生命中不曾拥有的也会如影随形而来。“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那一瞬,我的心头忽然就掠过了这句诗,不由得潸然泪下。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那首经典老歌是这样唱的。一个人,除非夭折,入世是迟早的事情。这张大门也永远敞开着,不管熙熙者为名,还是攘攘者为利,它都来者不拒。我们只能顺着时光的弧线滑翔,永不再回。

人生是什么,岁月是什么,风雨躲不过,坎坷绕不开。我们双肩承一喙,俯仰天地间。在奔向物质现代化的途中,你是否对钻石和星星发出的不同光芒作过区分?是否有过低头沉思的片刻,想想在自己匆促的一生中,能为社会贡献点什么,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方能无愧于天地之培育,不枉费在这世间走一遭。

曾经有人说,这世界上有两种人很幸运:一类是画家,一类是作家。因为他们可以留住时光,把世间很多美好的人和事定格。

画家的思想常常是清澈的,明了的,不需遮掩的,显示着诚实的自负,纯净的高贵,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淡蓝色火焰般跳动的浪漫天真。这一切使得画家的眼睛像魔镜一样照得见事物的双重折光,能够观察和描摹大地上发生的所有细节——不管是穿堂而过的风,还是庄子草帽的颜色。

法国印象派大师雷诺阿,自喻为“漂浮于生命之流的软木塞”。他毕生都在画那些花一样娇艳的少女和果实般成熟的美妇。一开始是女儿,金黄色长发抖动着她明媚,自信脸庞上洋溢着生动,玉指纤纤、倩影摇摇,接着是妻子,然后是母亲。女人在世俗生活中大约总要经历如此的角色更替。和所有的生物体一样,女人的一生,也总是在时间之眼的静观中,滋生并得其繁华,而后渐失辉煌,日夜兼程地奔赴青草之坟。

女人是人类的心、人类的肺。她们深藏在人间生活的美好细节之处,

她们的身体在呼应着宏大的宇宙律。最终,时光渐渐将她们酿成温暖的感伤、惆怅的怀想,酿成一支美丽的歌。雷诺阿太清楚这一点了,他知道要不了几十年,美貌和生命将随时光一起飞逝,所以他要不吝昼夜地将她们画下来,直至60岁仍然勤勉地在绘画上精进,将柔软的视觉触感表现得栩栩如生。

再说作家吧。不同作家的人生迥异,很难用文字去准确描绘一个作家的思路历程。写作的过程,正如对一个绝美的事物做一番遥远的求索,创造性指引着作家一生。尽管关山阻隔,征途万里,你还是启程了;尽管途中峰回路转,百折千回,你还是抵达了。朴素的作品如同回音,不事张扬自有价值;华丽的作品如同嘹唳的鸟儿飞翔在盛开鲜花的草原,给予世界惊鸿般绝艳的美丽。

写作更是思接千载、贯通古今的精神漫游,进而扩充一己之襟抱,寻求大地上坚韧有力的支撑。文学艺术作品中确有一些要素,在任何时代都被看重,如真诚、深刻、高格、含蓄、益世、仁爱、同情等等。这些永恒的属性,足

以与时光对峙,和岁月抗衡。

杰出的作家没有不倚重历史遗产的,他们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们气格磊落,哪怕对一株弱草、一朵苔花,都不敢藐视。他们所见者真,所知者深,得哲人深致,潜时代大音,善于展现那些漫长而又充满声色的历史画卷,也写萦绕于自己一颗心的事与思,结果却是通向了许许多多颗心。

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作品中,我们总能读得出文人气息的恬淡、悠远境界。这一境界,其实并非故作高深,而是基于信奉一种艺术需要节制的文学观。他们情系苍生、感情真挚,是沧桑里的暖流,于精神洞穴流出无边的爱意。他们在文学的空间里为世界创造了美,在他们笔下,大地闪耀着那样明朗和浓艳的色彩,让读者借别家“水洼”圆满自家的“月”,由此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一个人,一段文字,只要它是美丽的,便会在人间永远散发芬芳。

优秀的作家是自带使命的,总是催逼着自己黎明出发。作家贾平凹说:“到了咱们这般年纪,时间太重要了,所以我写了一个条幅挂在书房:精神贯注。我的意思是,时间和身体不

可浪费,作文每有制述,必贯之神性。”何时何地,他们都不愿时光蹉跎,让生命的土地荒芜。

著名诗人雷抒雁,生前被誉为“文坛的常青树”。他毕生以诗的形式,探索着国家的航向,抒写着时代的诉求,为这个时代献上鲜花,种上蒺藜,也为这个时代播撒种子。他愿意将一腔热血献给“我满面红光的祖国”,献给“我候鸟般辛劳的弟兄”。他以赤子之心创作的诗作《小草在歌唱》等,感动了整整一代人!

2003年,正当他创作力旺盛之时,不幸患了癌症。虽病魔缠身,他却坦然面对。手术后很快恢复了常人的生活,常人的心态。其后的十年间,他深切思考,勤奋笔耕,好诗、美文常见于各大报刊,屡屡获奖。他微笑着自嘲:“一边落叶,一边开花。”

更令人惊叹的是,为了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他花了多年时间,完成了一部近40万字的《诗经读本·国风》。这部厚重的专著,从新的视角、以新的观点,解读“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声歌唱旋律”,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艰辛劳动,一件非凡的文化工程。而这一切,他竟然是拖着羸弱的病体完成的。

常听人说,作家的心总是柔软善感的,所以才有了明月当空的一瞬,有了雨打芭蕉的一听,有了曝光初照的一思,作家的独特气质成为艺术的特色,在成就了艺术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今天,当我们在探讨文学的时候,也深深地意识到,不仅仅只有宏大的叙事才能关照现实,抚慰人心,有时候,在故事的小格局里,也同样能呈现心灵的大气象。

台湾绘本作家幾米的《月亮忘记了》,创作于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前夕的故事,充满创意与奇想,藉由掉落人间的月亮和小男孩的情谊,照亮了现实和人心中的黑暗。“一车车微笑的月亮,运往每个哀伤的黑暗城市。”轻柔的叙事,像月光,温暖而有力量。此后,每当我仰望星空,都能看到高举着黄澄澄的月亮站在都市丛林中的小男孩挂着微笑的脸庞。

当浮云散尽,明月照人来,我知道,是什么让我深深地感动。

【雕刻时光】



孟祥君

茶叶与枸杞

茶叶与枸杞,这一南一北、一叶一果、一绿一红,慢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交相辉映。随着东西部协作大战略的推进,闽宁合作在1996年正式起步。千年之前的古丝绸之路,茶叶与枸杞一直是先民们贸易往来的重要货物,顺着古人的足迹,千年之后,两者再次选择了牵手。

唐代陆羽《茶经》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岭南一带,产福州、建州。”暮春之际,正是武夷山新茶的采摘时节,村民们正忙着准备一年一度的祭茶喊山仪式,随着一声声“茶发芽喽”,新奇的东方树叶仿佛被唤醒了一般,采茶女头戴斗笠,身穿扎染布衣,手提竹篮,嘴里悠悠地哼着采茶歌,嫩绿的茶叶芽儿配着纤细纤手,形成了春天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新鲜的茶芽儿在制茶师的手上经过晾晒、做青、揉捻、烘焙、调香等一道道工序,散发出特有的岩骨奇香。精湛高超的制茶工艺是制茶师几代苦心钻研之后,不断创新与改良的硕果,也是他们对大自然赠予之物感激与敬意。一片片茶叶历经千年,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代表着中国人细腻幽雅的情感,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精神。

而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另一端,宁夏贺兰山下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枸杞开园节。一群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穿着白布衫、皮肤黝黑的农民们正在忙碌采摘头茬枸杞六月红。在经历了三月冬藏三月春,鲜果挂满枝头红润且饱满,农户们带着厚厚的手套小心翼翼地采摘着果实放入筐中。在自然风干的作用下,枸杞被放在通风干燥之处密封保存起来,等待着精细再加工,有的鲜果则被制作成了枸杞原浆远销海内外。

除了营养价值,枸杞还具有较高药用价值。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全国入药杞子,皆宁产也。”由于常年生长在砂质土壤上,枸杞灌木丛具有抵御风

沙、水土保持的巨大作用,同时也造就了它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特点。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闽宁合作越来越密切深入。在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文交流等方面都呈现出了一番欣欣向荣之景。每年,许多来自宁夏固原的务工人员会在福州马尾的飞毛腿集团学习技能与就业,极大地解决了企业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经过长期合作,飞毛腿集团毅然选择了在宁夏投资建厂,实现了闽宁的双向奔赴。

仲夏之际,当茉莉花茶碰上枸杞,两者交融一起,淡淡的茉莉花香里配着一丝丝枸杞的果实之甜,别有一番风味。茶与果的搭配是文化的交融,是天人合一之道法自然生态观念的积淀,是彼此之间精神力量的感动。闽宁以茶会友,谈笑风生之间,共建起山海情,实现着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伟大愿景。

跨越两千里,科技特派员正在茶园里指导着最新的茶树种植技术,工厂里的工人将空运而来的枸杞鲜果放入智能化食品加工流水线上,六盘山商店里摆满了新的农产品,新鲜的枸杞叶已经进入了朴朴网超……跨越两千里,文艺工作者们正在为闽宁合作文艺汇演忙碌准备着,颇具特色的民歌《茉莉花》《黄土红》《红枸杞》以及歌舞剧《杨岭村的故事》正在紧张排练之中……在两地人民不断地交流与合作之下,这一红一绿相互映衬,已然形成了繁花盛开之景,在一带一路上的灼灼其华。



李昌鹏

讲故事的诗人

——石斌斌诗集《骑鸥者》读后

■李昌鹏

有些诗人是天然的,他们在小年纪就能写出被称为“诗歌”的作品。石斌斌十几岁开始发表诗作,在23岁的年纪写有千余首诗作。若问一个诗人何为写诗,答案将殊异。对于诗人需自觉展开的这一追问,哪怕石斌斌这样的天然诗人或许会有许多想象,却尚无从给一个概括式的回答——他们暂时无须靠理智写作。

当打开诗集《骑鸥者》时,笔者觉得石斌斌的写作或许来自讲故事的冲动。讲故事有许多方式,通过小说、散文也可以,石斌斌却偏偏是通过诗歌来讲故事的人。这部诗集定名“骑鸥者”,这个骑着海鸥的诗人便是幻境中的他——一个通过诗歌讲故事的人。这是一个并不那么循规蹈矩的故事讲述者,而他通过诗歌讲述的故事,确有许多奇妙之处。石斌斌为我讲述无穷无尽、充满想象力的有趣故事,笔者也正是在将这部《骑鸥者》当作神奇小故事来阅读的。

这个年轻人曾用一首《心跳得那么快》来描述自己的写作,以回答他为何写作:“像鱼一般,落款的名,在浪里钻/此刻,它还想自刺满身鳞片/把它的一部分,送往通向远方的滚烫邮筒/乌云与雷,落鳞的号啕大哭/以一条鱼的身份,我飞着/在不可琢磨的潮汐之间。”石斌斌讲述了一个故事:“我是一支笔,这支笔像一条鱼一样在浪里钻(写作时的状态——或许应把语言世界、激情理解为‘浪’),‘我’想把自己的一部分身体(‘鳞片’)从身上剥下来,把它(附着个体生命的作品)送到邮筒中投递出去。这种带着痛感的作品诞生,勾起漫天乌云和滚滚雷霆,牵动天地的情感(‘号啕大哭’)。”“我”像一条鱼一样,持续地在潮汐中,在一个个日日日夜持续写作。在原作面前,笔者的这段故



事介绍显得直白、毫无文采,这也正因诗歌表达难用其他言说方式兑换。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写作者原始的、如巫师咒语般的让言说沟通天地的野心,这是个颇为魔幻的故事。

文学表达的艺术性极限追求,体现为在有限的文字中让读者看到无限远景。小小小说乃至长篇小说,诗歌以及散文,无论把作品写得多么长,无论把作品写得多么短,但凡作者保有追求艺术性的自律,都在追求有限表达所具备的高涵容量。石斌斌为何选择用诗歌来讲故事我不得而知,但这恰恰暗合一个写作者对艺术性的追求,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他是讲故事的诗人。

诗集《骑鸥者》里多慷慨之作,其中以怀着乡愁的《码头》,书写理想的诗作《马》及描述英雄的《英雄》等作品为突出代表。写理想、写英雄,慷慨之作多;写乡愁写得如此刚健,少见。石斌斌在《码头》里写道:“给我,你的手/就像悬崖把海给了海鸥/假如秋天里没有落叶/午夜也不会没有乡愁”。在《码头》的结尾他甚至写道:“河流紧锁,山川我要埋我/——我也不会忘记你。”

【书林漫步】



桃花溪畔月洲村

■赖华

字沙洲。他们到达月洲后,即建堂奉祀,名“五十堂”,自此演绎出张肩孟“父子进士、五子同朝、祖孙三代十八条官带的科举辉煌”。宋天圣二年(1024),张膺后人张沃考取功名,亦是永泰县第一位进士。张沃考取功名的同年,张膺后裔闽台最大的农业神张圣君诞生,信众无数。

踏上芦川桥,跨过桃花溪,步入“月”字沙洲。张元幹故居已于2013年修缮,对岸村口处,重建了“寒光阁”,三层六角仿古建筑,传说张肩孟曾在“寒光阁”上读书。蛰龙潭边,亦重建古代模拟科考现场的“雪洞”。张膺、张膺兄弟于乱世匿迹深山,耕读为本,修身齐家,择机出仕,实现治国平天下之抱负。

那天,我们走进张元幹故居,雨随之铺天盖地,瓦檐雨势如注,远处峰峦山、笔架山朦胧其间,我们只好静待雨歇。紧邻张元幹故居的芦川书院占地面积300平方米,全屋杉木材质,卯榫结构,最大程度地还原南宋时期的建筑风格。讲堂里,松香宜人,忽忆起戴云飞先生写月洲的文章《梦园》。或许某一天,“月”字沙洲亦将翠竹深深,一半桃林一半李;葱葱沙洲,一半绯红一半蕊白,其间古厝飞檐翘角若隐若现;芦川书院内一群垂髫小儿齐诵“蕊香深处,逢上已,生怕花飞雨红。万点胭脂遗翡翠,谁识黄昏昏晓”;洲上鹅卵石小径逶迤,游人忽隐忽现,洲外桃花流水潺潺,溪上水车悠然。

如果说芦川书院是未来可期的梦园,那么“月溪花渡图书馆”和“孩子的院子”则是孩子们的乐园。

从芦川书院至月溪花渡图书馆,村档案管理员张维群带我走登龙潭、玉狗湖跳水跳墩溪坝。水势正好,坝墩可行人,玉狗湖坝高落差10多米,形成圆弧形流瀑美景。两处坝坡本是平滑的水泥面,水流无波澜,平淡乏味。经设计,在坡面贴大小不一的石块,制造凹凸不平地势,水流冲下,哗哗有

声,瀑白如练。

村支书曾巩荣自小在外打拼且事业有成,家山情怀让曾巩荣选择走上回村路。一路走来,曾巩荣总结乡村工作要点:“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看干部。”在治理乡村的过程中,他最先找上月洲张氏族长张维群,一个90多岁的老党员。“村部的事情我大力支持,你们怎么讲就怎么做。”老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1981年退休回月洲,积极参与修桥铺路等新农村建设。

“月溪花渡图书馆”前身是“月洲水电站”,我恍惚忆起小时候挑着谷子步行2里地,来此碾米的情景。村民张维群十七八岁时都在水电站里帮忙,对这里的一梁一柱了如指掌。他兴奋地对指着图书馆一楼正中位置说,两根柱子旁是安装两台碾米机,后面是碾糠机,左侧是莆田人加工米粉,右侧是梧桐人做切面,楼上住人。原先安置碾米机的两根柱子间摆着一小茶几、两个蒲团、两张小矮凳、一架小书桌,书架上方悬挂着“十乐闲居”字幅。楼上楼下摆满各类书刊的满屋书架,一杯咖啡一本书,面对桃花溪悠然而坐,最好的休憩莫过于此。

2013年停办的月洲村小学,现已精心改造成“孩子的院子”。宽敞的庭院疏竹成道,庭院左侧的大草棚里有风箱土灶,可煮可炒;原两层教学楼成住居,曾经的教室改住房,变了功能,但依旧保留土木结构的原貌;楼道走廊及门厅墙上由小块瓷砖烧制拼贴而成的名人名言和大幅的世界地图、中国地图亦保存完好;教学楼前面搭建可阅读可手工区域。孩子们在此可学手工扎染,可体验土灶烹煮,亦可在夜晚的星空下尽情撒欢。

忽忽经年,月洲已不是当年旧模样。

绿水青山寄乡愁

——福州乡村振兴纪实

主办:福州市古厝研究会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柱上镌刻着永阳诗社诗人们撰写的楹联:

“战胜桃源一脉清流浮皓月,元为桂苑千重芬馥出芳洲”“看半月沙洲十里秭秧映日,承一峰文笔千年丹桂飘香”。恍若移步间,即翻阅了月洲的山水形胜、人文历史。

芦川桥和“五十堂”之间的井潭街,新建于2018年。街上有台湾设计师设计的酒楼“得月楼”,土特产商店皆木质结构,上下两层。薄雾氤氲中的新井潭街,犹如曼妙少女。而位于芦川桥上游,已消失的旧井潭街,承载着月洲人太多美好回忆,旧井潭街是永泰西山片人前往高古口镇街市的必经之路。街不长,从千年古井至桥头百多米,是月洲村的繁华所在——打铁铺、饭店、旅馆、酒坊、理发店、裁缝铺、豆腐坊等一应俱全。记得小时候路过井潭街,街面光滑的鹅卵石,沿街游荡的美人靠,打铁铺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及四溅的金色火花,总能吸引我驻足良久。

夜幕降临,穿戏衣、绘脸谱、登上“五十堂”戏台,是闽剧生旦净末丑里的角儿。月洲闽剧团始建于1967年,至1980年解散,戏班成员均是月洲村民,有的既是演员又担纲后台乐手。他们白天干活,晚上排练,农闲时外出各村巡演。《逼上梁山》《龙凤金耳钗》《十五贯》等是闽剧团的经典剧目。居此穷山僻壤,敝衣恶食,连温饱都成问题,日子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窘迫,闽剧是精神寄托,至今亦有老演员,在夏夜里架起二胡,拉上一段。

桃花溪源自同安、霞拔、东洋,一路欢快而下,到了月洲村,却妖娆出“月”字身姿,日日以桃花为饵,历经千载,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梁国公张睦之子张膺、张膺辞官携眷,出福州城,逆大樟溪,溯桃花流水,觅得“月”

桃花溪畔的月洲村,千年历史文化古村落,可用芦川桥廊上先父的一副楹联来形容:“英才辈出千秋雅韵呈先后,浩气长存一代雄词烁古今。”

周末清晨,廊桥上陆续有村民或挑或提,来此开摊。简易木桌上摆着自家的青红酒、茶油、笋干、李干,当季的鲜笋则摆在地上。他们大多是留守村庄的妇女、老人,见我似曾相识,试探地唤我乳名,“是华华吗?”我自小在外求学、工作、安家,一晃就是三四十年,面对满面风霜的老人,实不敢主动相认。我的家乡在月洲村上游的桃花溪畔,两村相邻,能直呼我乳名的定然是家乡的故人,我欣然应答,于是更多乡亲与我热情招呼。

原横跨桃花溪,连接月洲村南北两岸的是三木串联桥,常被洪水冲毁,两岸村民往来耕作及孩童上学皆受阻。记得1997年我出嫁时,溪口大樟溪上的铁索桥未能通车,婚车只好停在永嵩公路旁,迎亲队伍需走过铁索桥,坐上等候在桥头的拖拉机,一路“突突突”地来回颠簸。彼时,桃花溪畔交通闭塞,1998年溪口铁索桥拆除改建拱桥,溪口至月洲村道路亦修缮成村际公路,逐年拓宽。2018年,月洲村被评为“福建省最美休闲乡村”,为了推广乡村旅游,村里在芦川桥面上建木质桥廊,为纪念爱国词人张元幹(号芦川),将廊桥命名为“芦川桥”(后又名状元桥)。芦川桥廊